

王同辰：百岁人生新起点



百岁老人王同辰

作为 2016 年上海市十佳风采百岁寿星之一，今年 100 岁的王同辰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思考力。采访中，他虽语速平缓，但思路清晰，对往事细节亦有夸张的记忆力，甚至记得七十年前去拔牙时医生家贴的对联。

毕业于清华大学，在战争年代千里流离，屡涉险关；解放后孜孜以求从事科研，曾参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，96 岁还申请到国家专利。一百年风雨飘摇，他经历了丰富而传奇的一生，故事还在继续。

曾参与首颗原子弹研发

2002 年，86 岁的王同辰去了趟美国，看着女儿女婿每天都用电脑，他想着将来一定是计算机时代。回国后他开始学着使用电脑，小时候没学过拼音，他就一手查着字典，另一只手输入。就这样五年，学会了拼音打字。

2013 年，他写信给他的学弟、前国

家领导人宋平，呼吁重视太阳能发热的技术。宋平回了信，告诉他意见已经转给国务院有关领导，又说“我当学习你‘心雄万夫，志在千里’的奋斗精神。”

最近，他在研究太阳能发热的技术问题。95 岁以后，他连续申请到四项国家专利，包括“太阳能光热转化加热装置”、“一种软带型热电偶”等。

“我喜欢任何事情，任何东西，我都要研究一番。所以研究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。”王同辰说。

毕业于清华，曾参与第一颗原子弹研发的王同辰，始终倾心于研究工作。他的大女儿回忆，以前父亲回到家，就是在书桌前，摊开一堆书，工作至深夜，“他一直在动脑，永远不会停下。”

“他当部长我当工程师， 一样为国家服务”

王同辰，1916 年 5 月出生，祖籍苏州，父亲是法官，当时在湖北汉口工作。他中学是在武昌（今武汉）的教会学校文华中学念的，学校主要以英文授课。回忆起往事种种，百岁的王同辰思路非常清晰，他说自己是班里的第一名，高三时老师还让他去教同学，“相当于一个助教”，回忆到这里他非常高兴，提到“英文老师叫 Mr. Miller”。

1935 年，19 岁的王同辰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，当时那里聚集了中国最

□ 荷花池

有天赋的一批年轻人，他们灿若群星，日后成为新中国各个行业的栋梁。王同辰说，国务院前副总理姚依林、外交部前副部长章文晋都是他的大学同学，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是他中学到大学的同学，晚年都互有来往。

时代风云际会，但王同辰对政治无感，只做科学研究。“章文晋那时候也希望我入党，我说你们搞政治，我搞技术，殊途同归。”他向记者回忆，“结果如愿了，他当部长我当高级工程师，搞原子弹，不是一样为国家服务吗？”

参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，或许是王同辰职业生涯最受瞩目的成就。96岁的时候，他曾经写了篇文章回忆这段往事。那是1961年的一天，在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所所长办公室，第一机械工业部孙有余副部长给他下了任务，因为原子弹发射系统配套元件大膜片遭“苏修”劫持，需要自主研发。

“他们（别的研究点）提出五到十年完成，”王同辰写道，但他想了想自己的技术积累，就说一年内即可完成。任务后来顺利完成，大膜片也曾应用在氢弹工程。

坚持几十年打太极拳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王同辰得了胃溃疡，消化道出了四次血，至今也要按时吃药，但已无大碍。“十年前做过一次CT，一切正常。”他的儿媳梁国燕介绍。曾当过医院院长的梁国燕，同时也是王同辰的保健医生。

事实上，王同辰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很敏感，但凡体察到细微的不舒服，就主动寻医问药。“我的儿媳妇，是我的健康

顾问，我的大女儿，也是我的生活顾问。”王同辰说，“所以我是很幸福的。”

年轻时，他也一直保持规律的作息，坚持锻炼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，“公园没开，我就等在门口了”。他也钻研中医经络穴位，喜欢盘着腿坐在藤椅，现在每天都交替拍双臂通经络，按摩涌泉穴300下。

家人说，曾有一度他抽烟喝酒很厉害，“一天两包烟”，当时得胃溃疡估计和此有关。王同辰解释，那是因为当时在研究所工作，来了几十个大学生，都要他手把手教，白天没时间看书，晚上就在家看手书，烟越抽越多。

但仅仅花了一天，王同辰就戒掉了烟酒。那是70岁生日的时候，一个做医生的亲戚劝他戒掉，他一口允诺，自此30年没有破戒。回忆起这段经历，他对自己的毅力感到自豪。

长寿秘诀：保持“头脑的运动”

时间还是夺走了一些东西。前几年，王同辰有一只眼睛得了黄斑，另一只眼的视力也开始衰退，只能模糊地看到东西。耳朵需要借助助听器，腿脚开始变得不便，也需要借助助步器。唯一不变的，或许是他仍有一个无比清晰的头脑。

对这些身体机能的衰退，他却不感悲伤。或者说，他已经度过了容易懊恼生气的年纪。“这是自然规律，没有办法，不可抗拒啊！”他提高音量，带着笑意说。

他也说，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科研工作，他对人生报以乐观心态。他相信问题总能解决，“事情总归可以解决，只是你没有找到那个办法，所以你要深入研究，最后

总归可以解决”。

而对于长寿秘诀，他有自己的看法。“我说生命在于运动，不仅仅是四肢，头脑也要运动。”他说，自己一直坚持思考，除了研究需要，也是为了保持头脑的活力，“所以我劝老年人，一定不要有安享晚年的想法，安享晚年是‘毒药’啊！”

“回首前尘，多少欢欣，多少惆怅，俱往矣。而今乾坤转，万里晴空，江山如画，从头做。”大学毕业 50 周年时，他在清华十一级纪念刊中撰文写道。而今人生到了一百岁，对他来说，这又是人生一个新起点。

（转自澎湃新闻 2016 年 10 月 9 日，周航）

陈章：清华是我一生的牵念

○张 铮 王可欣



手持清华学籍卡的陈章老学长

故事起源于 2015 年国庆期间一次普普通通的家庭聚会。居住在北京、已经 80 岁高龄的 1954 级清华校友陈凡老先生一家和在天津的姐姐一家前往广州，探望已经年届 89 岁的哥哥陈章一家。一大家子人在团聚欢乐之时，陈老先生偶然向毕业于清华的弟弟陈凡和侄女婿、1990 级清华校友姚祥毅问了个问题：“我算是清华人吗？”从未听老人说起过自己与清华还有渊源的姚祥毅对此认了真，听老人讲述了自己和清华的故事后，他委托在清华工作的同学到校档案馆查找。可谁知道？

陈老先生 1946 年入学的学籍卡和进入清华后的成绩单就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可是所有成绩单都没有成绩……这些穿越岁月来到面前的证据揭开了年近九旬的陈老对清华跨越 70 年的牵念。在温暖的广州，刚刚从病中康复的陈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平凡而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陈章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，原名陈璋，汉字简化后改名陈章。他是家中的老大，下有一妹一弟。1946 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刚刚从西南联大复校的清华大学，并同时考入了广州的中山大学。由于战乱，贫寒，他带着母亲给他的两只手镯，婶娘给的几百块钱，在香港乘坐太古轮船北上，途经上海、青岛、天津，辗转来到北平清华园。可是，入校不到一个月，他从同乡口中得知，母亲在他刚刚离家时就去世了，但家中怕耽误他的学业一直瞒着消息。

母亲突然病故，且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，让陈老异常悲痛，特别想到年幼的弟妹无人照料，更让他无法安心就读。遗